

一入其中，**插翅难飞**。群敌环伺，步步惊心。**手无寸铁的他们**，能否破解惊天机密，
改变历史？能否绝境逆袭，**逃出生天**？智慧、勇气、爱情、背叛、牺牲……

肖午 杨树 ◎著

和平饭店

PEACE HOTEL

走在刀锋上的故事

你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谁会出局

真人版“狼人杀”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肖午
杨树◎著

和平饭店

PEACE
HOTEL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和平饭店 / 肖午, 杨树著. -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8.2

ISBN 978-7-5306-7470-3

I. ①和… II. ①肖… ②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15066号

选题策划: 唐 嵩 刘 勇 装帧设计: 郭亚红
责任编辑: 唐 嵩 唐冠群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 阳谷毕升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: 360 千字

印张: 13.25

版次: 2018 年 2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9.80 元

第一章

1

男一句，女一句，二人转的调调，却是西装洋裙的打扮。

公寓那么点儿大，不一会儿就唱到了床上。

男的叫王大顶，黑瞎子岭土匪二当家。女的叫刘金花，窑子里赎回来的情儿，好阵子没见，那叫一个干柴烈火，西装撕了，洋裙扯了，大嘴唇都贴上了软胸脯：“哎哟我个小金花儿哟……”

谁想一仰头，王大顶的目光忽然愣了，床头柜上，他俩的合影边上有一块男款的劳力士手表！

“是、是给你买的。”刘金花慌忙解释。

“你当我瞎哪？这都戴过五六年了！”王大顶面露凶光。

两人转着圈儿打起来了，结果王大顶脸上被挠了一爪子，于是刘金花慌不择路逃到了阳台，王大顶气急败坏追到了阳台，一把扛起她说：“我摔死你个浪骚货！”

就在这时“哗啦”一声，隔壁再隔壁的一扇窗户忽然碎开，一个男子破窗摔出，紧接着坠下了楼，“砰”一声贴在地上，挣扎了两下就死掉了。紧接着，一楼闯出一名身穿布衫的男子，撒丫子地狂奔，跟着追出的三名便衣，撒丫子地狂追，讲的都是一口日语。

“出人命啦……”刘金花哆嗦着刚喊出声，就被王大顶拖进了卧室。

刘金花还往外指：“出人命啦……”

“给我闭嘴，”王大顶说，“那里头有日本人，事儿不简单，要有警察来调查情况，就说啥都没看见，懂吗？”然后穿了衣服就要走。

“你去哪儿啊？”

“回头再找你算账！”

“滚蛋了就别回来，老娘这里没你的地儿！”

行李箱跟着王大顶滚下了楼梯，刚才流露出的那点儿小关怀，这娘儿们是半点儿都没体会到……

2

布衫男子狂奔到一座小楼的楼侧，闪身躲进了大电箱和楼墙之间的缝隙里。紧接着奔来的三名日本便衣，没发现什么，又朝前面追出去了。

布衫男子探出身来，四下张望了下，慌慌张张朝另一方向跑了。

这座小楼顶楼的某扇窗户里，一名披着长发的女子正缓缓从拎包里掏出一瓶万金油，哆嗦着手拧开瓶盖，凑着鼻子长长地嗅了一口。她眼里有泪光，视线里，是满地的狼藉，以及地上、桌边、沙发里散着的几具尸体。她发了会儿呆，无声地吁了一口气，走出了这间屋子……

3

在冰城火车站的站前广场，一队骑马的日本宪兵缓缓经过。广场摊贩云集、人流熙攘。长发女子走在人流中，悄无声息地观察着四周。

不久，一名拎着旅行箱的中年男子从火车站出口处走出来，他也在观察着四周。不一会儿，他看见几米外的长发女子正从拎包里掏出万金油拧开瓶盖，他眼睛一亮，悄悄地向长发女子走了过去。

中年男子走到长发女子身旁，悄声地说：“小姐，这东西很醒脑，但用得太多太频繁，会产生依赖。”

长发女子淡然地说：“我只是觉得好闻而已。”

顿时，中年男子轻唤了一声：“陈佳影！”

陈佳影点点头说：“你来得很不巧，冯先生，地区工作站刚刚被日本人清洗。”冯先生不由得一愣。

陈佳影伤心地说：“事发后，我赶到现场，五位同志全都牺牲了！”

就在这时，站前广场对面的街道，一辆厢式警车驶来，一名警佐面无

表情地走下车，朝周围看了一眼。

不久，一个日本男子带着几名便衣快步走来。他是日本宪兵队队长石原。石原走到警佐旁边，用日语说：“窦警长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”

窦警长名叫窦仕骁，高兰市警务局警佐。他慢吞吞说：“什么事？说吧。”

石原掏出一张照片递过去，照片里是那个逃跑的布衫男子。石原说：“这名要犯在缉捕中侥幸逃脱，有迹象显示，他想搭乘火车逃离本市，我需要全站范围布网，所以求助你们警务局给予配合。”

窦警长收起照片说：“配合你们的工作是我们的职责所在。”

4

在站前广场的一角，王大顶正与小喽啰傻豹子会面。

王大顶问：“怎么个路子？”

傻豹子边走边说：“那两百箱烟土是日本人的买卖，所以熊金斗亲自过来接货。”

王大顶说：“那就盯死他，确定东西存哪儿之后立刻召集弟兄们进城，只要劫了日本人的货，咱就必须往抗日这条道儿上走了，大当家她犹豫也没用！”

傻豹子看了下周围，低声说：“巡警裘老七跟我漏的风，说局里要掀起一场剿匪运动，规模相当的大，宪兵队都参与了。”

王大顶愕然说：“宪兵队？日本人往里凑，这是要搞大的呀。”

此时，陈佳影与冯先生在人流中穿行着。冯先生说：“十四天后，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派遣一名同志回国，与中共中央进行重要会晤，备选路线有三条，经由东北的这条由我负责考察。”

陈佳影说：“这条线路是最快捷的，但最近日伪方面的反共形态已近歇斯底里，作为本地的配协人员，我会建议另做选择。”

冯先生说：“我们要尽快向组织提供分析报告。”

陈佳影说：“我在和平饭店订了房间，住下之后咱们细谈。”陈佳影看到几个日本便衣在人流中搜寻着什么，不由得紧张起来。

突然人群骚动起来，站前广场的另一处，一个派头十足的中年男子坐在一辆人力车里，向车站入口处行来，后面跟着好几个喽啰。

傻豹子指着远处说：“熊金斗来了！”

王大顶顺势看去，喃喃地说：“好大的阵仗呀！”

正说着，王大顶猛地看到了不远处的窦警长和石原，惊得立马低下了脑袋，闷闷地说：“窦仕骁怎么也在这儿？”

傻豹子说：“啊？是被咱绑过老婆的那个警长吗？”

王大顶说：“嗯，还有日本便衣队，这是联合剿匪的路子呀。”

傻豹子紧张地说道：“那咱得躲呀。”

5

在站前广场入口处，布衫男子紧张地往旁边扫了一眼，看到几个便衣和警察正盯寻着行人，顿时紧张起来。他慌忙转身，向另一边走去。石原远远看到了布衫男子，大声喊道：“发现目标，准备围捕！”众人便向布衫男子的方向围拢过去。

冯先生看到这一切，皱眉道：“坏了，我们好像被发现了。我们有走漏风声的可能吗？”

陈佳影说：“工作站是被突袭的，会不会有什么信息暴露了？”

冯先生与陈佳影换了个方向，边走边紧张地扫视周围。另一端的王大顶与傻豹子也紧张地窥看着周围，却见若干便衣、警察正从几个方向往他们这边走来。王大顶一惊说：“他们要合围了。”

话音未落，王大顶猛然看见不远处窦警长与石原从人流中走过来，连忙拉着傻豹子往一边走去。这时，布衫男子从他们身边擦肩而过。

石原突然抬手大吼：“截住他——”

“我×！”王大顶拉着傻豹子扭头便钻进了人流中。

警哨声四处响起，陈佳影与冯先生大惊转身，看见几个便衣冲出人流向他们这边奔来。二人当即侧转方向，加快了脚步。

布衫男子慌慌张张从一侧走去，王大顶也正好出现在这一侧。

“给我站住！”窦警长大吼着拔出手枪对天开了一枪，顿时，广场大乱，人群四散而逃。

冯先生一把将旅行箱塞给陈佳影说：“你先撤！快！”

陈佳影接过旅行箱，急促地问：“你怎么办？”

冯先生说：“你别管我，赶紧撤！”

他推开陈佳影，陈佳影隐入混乱的人群，冯先生转身掏枪。王大顶看到有人掏枪，以为是对自己，急忙掀翻了身旁的水果摊，水果“哗哗”地撒了一地。陈佳影循声转身，只见王大顶与傻豹子仓皇地窜逃着。

石原发现了举枪的冯先生，急速掏枪向冯先生开了几枪。陈佳影眼看着冯先生扑倒在地，急匆匆离开。

窦警长、石原和几名便衣、警察围到冯先生身旁，石原蹲下身摸了一下冯先生的颈动脉，冲旁边的宪兵喊道：“赶紧送医院！”

王大顶与傻豹子奔行在尖叫惊逃的人群里，有些犯蒙。

王大顶说：“怎么交上火了？啥路子呀？”

傻豹子说：“不会搞错了吧？”

这时，布衫男子正好又与他们擦肩而过。

“抓住他！”石原指着布衫男子方向大叫。

几个便衣和警察朝王大顶与傻豹子方向奔来，王大顶惊叫一声：“冲咱们来了，奔跑吧，兄弟！”

与此同时，陈佳影快步走出人群，正好有一辆人力车经过，陈佳影伸手叫停，坐了上去。

6

王大顶闪进了一个胡同口，傻豹子却跑丢了。一辆人力车从王大顶身旁滑过，到了前面的“和平饭店”门口停了下来，陈佳影拎着藤编旅行箱下了车。王大顶眼前一亮，心说：“这女人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呢？”

陈佳影进入饭店，一个日本军官迎面而出，陈佳影不觉愣了一下。日本军官打量着陈佳影，眼露凶光。陈佳影突然紧张了起来，就在这时，她

的肩膀被人搂住了。

王大顶笑着用日语向日本军官问好说：“您好！”日本军官疑惑地“哦”了一声。接着，一个身着和服的日本女子从饭店的电梯口走了过来，恭顺地挽起日本军官的胳膊，朝王大顶与陈佳影浅浅行了个礼。

王大顶点头还礼，在对方转身走开的时候，他果断地搂着陈佳影走向饭店堂吧。陈佳影吃惊地看着王大顶，挣扎了一下。王大顶将陈佳影搂到临窗一卡座按坐了下来。

陈佳影警惕地问：“我们认识吗？”

王大顶说：“别多想，一块儿避避风头而已。”

陈佳影问：“什么叫一块儿避风头？”

王大顶低声说：“甭跟我装，我都看到你们在广场里的一举一动了。”

陈佳影微眯起眼睛盯着王大顶看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她说：“我认出你了，你就是在广场掀摊子跑路的那个人，他们是抓你的？”

王大顶愣愣地看了陈佳影片刻，若有所悟地拍了下大腿说：“我明白了，他们是在抓你们。”

石原和四名便衣气势汹汹地走进饭店，紧接着窦警长和三名警察也冲了进来。石原对窦警长低声道：“有目击者证实，逃犯是从后门溜进了饭店，我们必须对这里进行排查。”

窦警长随即对一楼所有客人高声喊道：“对不起，各位！我们怀疑有名凶犯逃进了这家饭店，所以需要全面清查，饭店内所有人士，都有可能接受问询。现在，请各位住客回自己房间，非本店住客，都请到堂吧集中，未经允许，任何人不得离开！”

两名警察走进堂吧，向客人分发照片油印件。王大顶与陈佳影接过照片一看，只见照片里的人正是那个布衫男子，他们禁不住错愕地对视了一眼。陈佳影悄悄折起油印件塞进了拎包，随即探手去拎座边的旅行箱。王大顶抬手按住说：“少安毋躁，坐着。”

陈佳影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得回房间。”

王大顶压着声音说：“你带我一块儿回房间。”

陈佳影说：“我想你现在没什么可紧张了，他们抓的是别人。”

王大顶说：“我这是为你好，你订的房间是两人吧？待会儿一盘查，缺了一个，你怎么说？”

陈佳影皱眉说：“这不要你管。”

王大顶说：“你最好想清楚，现在抓的虽然不是你，可之后就保不齐了，你这儿缺一个，广场死一个，而且是个亮家伙的，会不会查过来？”

陈佳影说：“禁不住盘查的应该不是你吧？”

陈佳影当即便要起身。王大顶慌忙拦住说：“行行行，其实我真不该暴露身份，我也是共产党。”

陈佳影又要起身，王大顶一把按住旅行箱说：“好吧，我说实话，我就是一名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，告诉你我怕什么，刚才喊话的那个汉奸警长，我绑过他老婆，不求财、不贪色，就给汉奸一震慑！警务局有我画像，画得不像，但有三分传神，懂了吗？”

陈佳影一惊说：“你是黑瞎子岭的？那件事我知道。三千大洋换回肉票，以致这位窦警长现在还背着高利贷，所以她才怕，对吗？因为这城里谁都知道窦警长从此跟土匪较上了劲，扬言是见一个就杀一个。哼，不为财？黑瞎子岭臭名远扬，只听说劫富没听说过济贫，你忽悠谁啊？”

王大顶说：“那都是谣言，咱不信谣、不传谣，好吗？”

陈佳影说：“算了吧！我最鄙视的就是你们这种没良知没底线的恶棍！空口白牙地喊声共产党，你威胁谁啊？想让我掩护你，做梦去吧！”

王大顶没好气地说：“别给脸不要脸的，真以为缺你就没辙了啊？告诉你，进来之前我就观察好了，大堂那头是歌舞厅，临街的几扇窗都拉着帘儿，因为天色尚早还未开张，包括姓窦的在内共四个警察、五个鬼子，加上前后门各留两个把守，他们一共十三人，那么大的饭店想要盯住根本不够数，我要出去是轻而易举的。”

陈佳影说：“那就不送了。”

王大顶说：“等遭上难了，你千万别后悔！”说着，王大顶起身离座。他走到一扇门外，突然收住了脚步，推门进去，一下子便傻了！大厅中央，几

名日本军官正警惕地看着他，在舞台边，有些工人抱着梯子、捧着彩灯，也愣愣地看着他。王大顶支支吾吾带比画着说：“呃……那个将军，嗯？将军，刚离开不久……他老婆穿的和服……很漂亮。”

军官甲问：“香雉将军？”

王大顶说：“对对，香雉将军，他媳妇儿，喔不，夫人，很漂亮。”

军官甲问：“你干什么的？”

王大顶说：“是这样，将军夫人出门前对这里的布置做了些评价，其实她很不满意，但她是个好人，不愿意影响你们，所以只在私下里说说。”

几名军官面面相觑。

王大顶说：“我学过电影，对布景比较熟悉，我便提供了一些建议，香雉将军觉得很好，就让我过来看看。”说着，他朝舞台指指点点起来。

7

在日军驻屯医院，几名医护人员推着担架车匆匆奔向急救室，冯先生双目紧闭着躺在担架车上。

同时，宪兵队大佐日下步与警务局警监那人先走进医院的一个房间，几个日兵正在摆桌子、安装电话。“不要把它当作一起意外事件，直觉告诉我，广场上的这个人绝不只是普通的反日分子。从现在起，这里就是我的临时办公室。”日下步转身看着那警监，“手术之后，人会送来到这里。”

一名便衣走进来，说：“日下大佐，石原队长派我向您报告，那名逃犯已被围堵在和平饭店，警务局窦仕骁警长正在与我方联合排查。”

“窦仕骁？嚯，这个暴虐成性的家伙！”日下步对便衣说，“叮嘱窦警长，第一，日方渴望与满洲有更多的建交；第二，出入和平饭店的都是有身份的人，所以请把握住形象，不要随随便便就掏枪挥警棍，弄得满处见血。”

8

陈佳影挎着拎包，提起旅行箱走到前台边，对里面的接待生说：“你好，316 房间入住，昨天订的。”

“请稍等！”接待生查看一下登记簿，然后把钥匙递给陈佳影。

陈佳影拎起旅行箱刚要走开，却听见了后面有人喊：“请等一下，小姐。”陈佳影循声一看，只见窦警长正向她走来。

“316 房间？”窦警长翻看手中的登记表，随后盯着陈佳影说：“登记信息是两名住客，对吗？”

陈佳影说：“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窦警长说：“另一位客人，没在一起吗？”

陈佳影说：“哦，他要稍晚一些才能入住。”

窦警长接话说：“要晚多久？”

陈佳影一时语塞。

窦警长说：“小姐，这个您必须回答。”

王大顶从远处冒了出来，大声说：“纠正一下，你应该称呼她太太。”

王大顶说着走到陈佳影身边，搂住她肩膀微笑道：“她是我太太。”陈佳影此刻已是骑虎难下，她只好顺坡下驴，对窦警长道：“我先生，王伯仁。”

王大顶说：“他们让我在舞会布置上给些建议，所以耽搁了点时间，不好意思。”窦警长打量了一会儿王大顶，微笑说：“打扰了。”

“咱们走吧。”王大顶搂着陈佳影向电梯口走去。

陈佳影低声道：“你不说有你画像在警务局吗？”

王大顶说：“我说过画得不像，他们一下子认不出我。”

忽然，窦警长叫住他们说：“对不起，二位！”

王大顶与陈佳影同时转身。王大顶说：“还有事儿吗？”

窦警长笑着走近来说：“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王先生有些面熟。”

王大顶说：“是吗？这不奇怪，我是大众脸，人见熟那种。”

陈佳影接话说：“警长是不是经常去山东？我丈夫在那儿有买卖。”

窦警长说：“倒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似曾相识。”

王大顶说：“也许前世有缘。”

窦警长指了指王大顶的衣服说：“您这衣服皱了，要不换一件？”

他转身对陈佳影说：“箱里有替换的吧？”

王大顶说：“谢谢，我回房间就换。”

窦警长说：“就在这儿换吧。一点儿怪癖，别介意，我对着装讲究的人格外欣赏。”

陈佳影说：“既然皱了，就换吧。”陈佳影打开旅行箱，箱里满满都是衣物。

王大顶瞪了眼窦警长，脱去外衣，扔进箱里，然后取出一件西服穿上，气愤地说：“还合身吧？警长大人，还有什么怀疑吗？”

“没有没有。”窦警长摊了摊双手，“非常时刻，请王先生谅解。”

王大顶拎起旅行箱，搂着陈佳影转身而去。

9

王大顶与陈佳影乘电梯上了三楼。

王大顶边走边说：“这就叫缘分知道吗？我姓王，你男人也姓王，高矮胖瘦还都差不多，这衣服像是专门为我准备的。”

“把爪子挪开！”陈佳影抬手去扒王大顶搂肩的手，却被王大顶一把握住。“台搭上了，咱就演到底，到处都是眼睛，让人看破可就不好了。”

陈佳影随即看见便衣 A 和一名叫白秋成的警员从走廊拐出。

陈佳影说：“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你倒很能装。”

王大顶说：“绿林界扬名立万，也得靠素质的。”

说话间，两人已到了 316 房门外，陈佳影打开房门，两人走了进去。

随着门关上，陈佳影甩开王大顶搂在肩上的胳膊，转身提过旅行箱。

王大顶说：“之后还会有盘查，再吐点儿尖货给我，以防万一。”

陈佳影说：“什么叫尖货？”

王大顶说：“你男人做哪行儿，在哪家做，类似这些的吧。”

“你不会说人话啊？”陈佳影生气地看着王大顶，“开商行、做贸易，主要是丝绸和瓷器，多走海运……”

王大顶说：“就这些？信息量不够呀。”

陈佳影说：“把西装还给我。”

王大顶慢慢脱下西服说：“也是，要搜的不是你我。那人逮着逮不着的，他们都得回去，几小时够应付就行，哎，那人跟你不是一伙的吧？”

正把旅行箱和西装放到床上的陈佳影当即回身，瞪了王大顶一眼。

陈佳影打开柜门，猛见布衫男子哆哆嗦嗦蜷在衣柜里。

此时，在日军驻屯医院重症室，日下步正对那警监说：“要犯文景轩握着对我们非常不利的材料，广场追捕时，这个人对我们开枪，于是文景轩跑脱了，他们是什么关系？有人看到他跑进了和平饭店，是围堵之下走投无路？还是另有原因？共产党这个工作站被端了，可人都清干净了吗？”

这时，一个日兵握着电话转过脸说：“日下大佐，电话已可使用了。”

日下步说：“打去和平饭店，告诉石原队长，搜捕过程中，有任何进展，任何发现，都需第一时间向我汇报！”

第二章

1

布衫男子从衣柜里爬出，断断续续地对王大顶与陈佳影讲述刚刚发生的事的情景：藤椅上坐着一名身材高壮却面若菜色的男子，布衫男子坐在他对面沙发上。布衫男子正是文景轩，他是一家报社的编辑。

男子对文编辑说：“我们都被称作马鲁他，用来做各种实验，伤痛耐受度、滤过性病毒、鼠疫虫疫等活体解剖。关东军防疫班，现在叫防疫部了，防疫？哼，他们是在制造疾疫、传播疾疫，那就是个人间地狱！”

男子从衣兜里掏出盒胶卷递给文编辑说：“这是一名良心尚存的士兵交给我的，是他帮我逃出来的，胶卷里是些活体实验的记录，把它带出‘满洲’，想办法让它曝光，让全世界都知道日本人的罪恶之举！”

文编辑说：“你不跟我一起走吗？”

男子苦笑了一下说：“我身上都已经溃烂了，还能去哪里？”

文编辑怔怔地看了会儿男子，将胶卷揣进西服内兜，他探身想拥抱男子，男子却伸手到他胸前抵住，摇了摇头。文编辑迟疑了片刻，转身准备出门，却在这时，他被门外三个持枪的日本便衣抵了回来。男子猛地举起一把木椅砸在一名便衣身上，又扑倒了另两名便衣。

“快跑——”在男子的大喊声中，文编辑夺门而出……

故事讲完，王大顶对文编辑说：“英雄，咱这算什么缘分啊？”

文编辑说：“我真是走投无路才跑进饭店的，进来我就后悔了，这不等于自陷牢笼吗？也不知道该藏哪儿，正好服务生开门送水果，我就趁其不备闪进来了。”

王大顶说：“还闪进来？你等死啊？服务生一走，你就该找出路嘛，这

么大的窗也没栅栏,拉开你就自由啦。就算三楼下不去,你也该想别的策略嘛,躲柜子里能管啥呀?他们每个房间都要搜查。”

陈佳影说:“闭嘴吧!我们得帮他出去。”

王大顶说:“你脑袋被硫酸泡了吧?”

文编辑慌忙接话说:“我不会说出去的。”

王大顶看向文编辑说:“你什么意思?”

文编辑说:“进门后,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,你是土匪,假装她丈夫。”

王大顶说:“你威胁我?”

陈佳影说:“他要被抓,你我都没好处。”

王大顶不由得眉头一挑说:“你的意思是灭口?”

陈佳影恼火地皱起脸说:“你还有半点良心可言吗?他带着日军的罪证,他正为此遭受凶险。”

王大顶说:“你也知道凶险?是凶险你还想往上扑?”

陈佳影气愤地骂了一句:“人渣!”

就在这时,门铃响起。陈佳影慌忙转对文编辑说:“快躲起来!”

王大顶走去开门,只见警察白秋成与便衣 A 正站在门外。

白秋成说:“打扰了,例行盘查。”

话音未落,陈佳影扑身过来“啪”地扇了王大顶一耳光,“砰”地关上了门。王大顶惊怒地说:“你居然敢打我?!”

“就打你个不要脸的!”陈佳影拿起旁边的花瓶,“咣”砸碎在墙上。

王大顶顿时明白陈佳影的用意,很配合地喊着说:“哎、哎……再打我就不客气啦!”

门外的白秋成跟便衣 A 对视了一眼,当即撞开房门,冲了进去。只见沙发上王大顶正手忙脚乱地压制着又打又踢的陈佳影。

白秋成大喊:“不要喧闹!我们在执行警务!”

陈佳影对白秋成说:“把他抓起来!他在外头玩女人!”

便衣 A 大吼说:“住手!”

陈佳影与王大顶这才消停了下来。

白秋成说：“太太，不要妨碍我们执行警务，家事纠纷，稍后你们自行处理。”

王大顶说：“我那都是逢场作戏。”

白秋成说：“退到一边！我们现在要搜查房间！”

王大顶与陈佳影快快地走到衣架边，白秋成和便衣 A 开始搜查。一会儿，白秋成狐疑地凑近大衣柜，贴耳到柜门边听里面的动静。接着，他一把拉开柜门，柜子里却是空的。王大顶不由得一愣，错愕地看向陈佳影。

这时，窦警长从电梯里出来，拐进走廊。随即，他听到个男声：“Get out！”一个小个子白人边咆哮着边将警察 B 推搡出 313 房门说：“Get out！你找人而已，让我开什么保险柜，那里能藏人吗？”

窦警长拐进 313 房间，小个子白人看到他，便说：“这个警长，我是受法国领事馆保护的，你们没有权利搜我的房间！”

窦警长说：“这是谁的地界，我心里清楚。”说着，他给警察 B 使了一个眼色，警察 B 会意，便将小个子白人推进房里，“砰”地关上了门，紧接着就是一通警棍的抽打声和惨叫声。窦警长似笑非笑地抽了抽嘴角，自语着说：“上楼前有人告诫我要尽量客气，因为这里是和平饭店，象征着外交，但我窦仕骁有个习惯，我在哪儿办案，哪儿就是我的地盘，保险柜的确藏不了人，但让你开你就得开，这叫权力！”

在 316 房间，白秋成与便衣 A 走到外间，陈佳影与王大顶连忙关上了大衣柜门。王大顶悄声说：“挺得意吧？搜查撞上两口子干仗。”

陈佳影悄声说：“我主要是想赢得藏人的时间。”

王大顶说：“但事儿太巧了，会遭怀疑，我对你可一无所知，禁不住盘问的。”

这时，白秋成与便衣 A 走到门边说：“先生、太太，打搅了。”

他们一走，陈佳影连忙走到窗边，一把打开了窗户，文编辑正扒着窗台挂在窗外墙体和一块广告牌的空隙里。陈佳影伸出一只手把文编辑拉了进来。

便这时，窦警官从 313 房间走了出来，白秋成和便衣 A 迎了过去，低